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口義卷八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何均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口義卷八

下經

萃

宋 胡瑗 撰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

利有攸往

義曰按序卦云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蓋言聖賢既相姤遇則天下之人得以會聚故以

萃次于姤也然萃所以得亨者蓋君臣相遇民物和會當此之時其道得以大通其志得以上行故萃亨者此也王假有廟者廟貌也言聚先祖之神故謂之廟何則夫人之生則精神萃之于身及其死也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于此時也孝子慈孫雖有求見之志而不能見其容貌雖有虔奉之心而不得為之奉養是故聖人觀萃之卦假其萃聚之道設為廟祧以萃祖宗之精神于其間以奉四時之祭以盡孝子

之心而施教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當此萃聚之時皆知尊事其祖先也故萃聚之道莫大于此利見大人亨者夫小民蚩蚩不能自立是必得大有才德之人以仁義之道生成之然後得其所亨今萃聚之世民物和會故當利見大有才德之人然後民得以亨通矣利貞者君之所以得民民之所以從君必須利在于正道苟居上者不以正道而治之則民始雖衆多而聚終亦離叛矣是萃之道所利者惟在于正用

大牲吉者夫君之所有天下者蓋由功業被于民而
為天之所眷祐者也故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
子則與子是則為人上者撫有萃聚之世皆由天所
付與之也故王者當此萬物萃聚之世必用其碩大
之牲為之享祀以答天所貺之命故得其吉也利有
攸往者萃聚之世君臣會聚天下和同故聖賢君子
必當往而康濟之使天下大得其亨通矣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

亨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義曰萃訓即聚也言天下君臣民物會聚之時也順以說者此就二體以言之下坤為順上兌為說是聖人在上能以仁義之道順民之欲說民之心使羣民亦以順說而相合也剛中而應故聚也者此指九五六二而言蓋五以剛德居中為萃之主下應六二柔正之臣是君臣之間倡而和令而行同德而治者也

夫既順而說又剛而中有此四德之備然後天下之民因得而聚矣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者言王者假立廟貌以聚先祖之精神以修四時之祭以盡孝子之心而示教于天下使皆能明享親之禮也利見大人聚以正也者言當此萃聚之時必須得大有才德之人以正道治之則天下可得而久大矣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者夫君者天之所以命也故代天理物以仁義之道生成天下之民使天下之民皆受

其賜而會聚于時則王者用大牲之禮答天之意以順承天之所命也然利有攸往而言順天命者夫王者既代天理物則必往而康濟之所以順上天付與之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者此廣明萃聚之義也夫天本居上地本在下及其陰陽相交萬物發生而萃聚此天地聚會之情也至于昆蟲草木亦各從其類故繫辭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是也今此君臣民物各相萃聚之世聖人觀此萃聚之道

則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狀矣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義曰上兌為澤下坤為地澤者水之所聚今澤處地之上是萃聚之義也除去也言君子之人當此萃聚之世民既和說海內晏然于是之時不可復用其兵是必韜藏其弓矢偃息其戈矛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也故昔者武王翦商之後載橐弓矢倒載干戈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是所謂除去戎器者

也然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雖萃聚之世民已和會
然不可不有所備蓋事久則弊隆極必替故聖人于
是時亦常因民之隙訓習師旅以為國備而戒不虞
至如堯舜商周之時可謂極治矣然猶立司馬司徒
司空司寇之職以訓習兵戎以是觀之雖在萃聚之
世至平之時亦當戒于不虞此乃聖人安不忘危存
不忘亡之道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義曰孚信也按此初六居萃聚之世上應于九四是
以始初則以至信相待欲相萃聚然而六三以不正
之身居其間上无其應又最比于四遂招誣謗之言
以間于已是以初雖始有誠信以待于四今既為小
人之所間則初六誠信之心不得其終也乃亂乃萃
者謂六三既為間于初六不得與四相從是以初六
心志必為惑亂也故曰乃亂然且當萃聚之世是上

下皆相求萃聚之際初雖心志惑亂終得其萃故曰
乃萃若號一握為笑者號謂號咷也一握謂掌握之
間至淺末者也萃聚之世必上下相求和會然後必
有所濟然此初雖與四為正應然為六三小人之所
間廁于其間以疎隔于初使不得與四萃聚故始則
有號咷之怨然四雖為三之所間隔于已而本與初
為應故亦不至于深久雖初始則號咷然終得與四
為之萃聚而有懽笑也勿恤往无咎者夫君子為小

人之所疾害小人為君子之所決去此理之常也今
初為六三小人之疎間于己為之讒謗然君子之心
何必憂恤但執其正道以至誠公直而行往求于四
之應則必无咎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義曰君子之進不可自媒以苟媚其君而幸其時之
寵榮也是故君子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是君
子凡所進用必須有道待上之聘求然後往則得盡

進身之道也今六二以陰居陰履得其中又上應九五中正之君然亦必待其君援引于已然後往之此所以得吉而无咎也孚乃利用禴者孚信也禴薄祭也夫君子之進必在乎誠信相交心志相接然後其道可以大行也今當萃聚之時君臣之間誠信既著心志既通則可以不煩外飾其道得行矣若夫君臣之間誠信未著心志未通而欲其道之大行則孔子所謂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者也蓋君臣相應則道

可大行孚信中立則雖禴之薄祭亦可通于神明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者言六二之所以待君之
見引而後進者蓋守中正之道而不變不為富貴貧
賤之所移待求而進是志未有變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義曰如語辭也六三以陰居陽位不正也居下卦之
上不中也以不中不正之身居于萃聚之世上无其
應而欲親比于四然四本與初為正應是以不納于

已既不見納是以嗟咨怨望復何所利哉往无咎小
吝者萃聚之世上下相求以成萃聚然後事有所成
今此六三雖无正應而四又不見納然當是萃聚之
時捨其四之陽以類求類則往而應于上六亦免其
咎然小有鄙吝者蓋上六亦陰以陰求陰所以小吝
而已象曰往无咎上巽也者言六三捨九四而往應
于上必无咎也何則蓋上六以陰爻在上陰為巽順
必下接于已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義曰萃聚之世衆陰皆欲萃于君而四以陽居陰在上卦之下不中不正而當衆陰之路是必有擅民之疑奪權之嫌故須內抱剛明之德外盡忠順之道使其事為大吉然後可以免咎故曰大吉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義曰萃聚之世天下之民皆遇聚歸于上今五有剛

明之才居至尊之位當是時下有九四不正之臣據
羣陰歸已之路而固塞之是使衆民皆歸于四而不
歸于五故五所存者位與號耳无咎者以五雖有權
臣在下侵權奪勢然本有剛明之才中正之德但其
道不得以大成亦可以自得无咎也匪孚元永貞悔
亡者言五雖有侵權之臣而使已之威賞號令不行
于天下而不為天下之所信苟能自守永長貞正之
德无私无陂久而不變則可以悔亡象曰萃有位志

未光也者言五雖有其位而其道不得以大成而教化號令不能以及于天下不為天下之所信是其志未甚光大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義曰齎咨者嗟嘆之貌出自目曰涕出自鼻曰洟上六居卦之極上進无所往引退无所適當萃之時而又下无其應是以嗟嘆而涕洟以求其萃聚也然則得无咎者蓋六三以不正之身在下卦之上亦无其

應是以與上以類求類此所以无咎也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者言上六所以齎咨涕洟者以不得其所而不安其居也

升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義曰按序卦云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言物之衆萃自少而聚之于多自下而至于高以升于上故以此升次于萃也然曰元亨者言聖賢之人升于

上位必須有元大始生之德以生成天下之民物又
有大亨之德以通濟天下之事然後得盡所以升上
之道也用見大人勿恤者夫君子之升進雖有是大
生大通之德然不可孑然而獨往必須用見大有才
德之人以依附之然後升其高位而不至于危可以
永保其祿位復何有所憂恤哉南征吉者按此一卦
上坤坤為西南之卦下巽巽為東南之卦上下皆是
南方之位故曰南征夫聖賢之人居升進之時必附

麗南方離明之主又取其往就南方長養寬平之地以生成天下則所行之道无不通濟故可以獲其吉也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義曰柔以時升者此釋卦名之義也巽在下坤在上二卦之體皆主柔順而又三陰在上得時而進亦猶賢人君子執柔順之道以其時之可進而進是得其

升進之義也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者此又以二體兼九二六五以釋元亨之義下體巽也上體順也剛中九二也應謂六五也夫君子必不可全任巽順之德若全任之則失于懦是必內有剛明之才外有柔順之行使剛不過亢柔不至懦而所為所行之事皆得其中正然而外既有柔順之德內有剛明之才苟或上无其應則亦不可得而升進故今又應于六五中正之君是當此之時君子皆得其升進之道

以元大始生之德通濟于天下是以大亨也南征吉
志行也者言君子之進既附麗其大人又即其南方
生養寬平之地以生成于天下是所立之志所行之
道皆得以大行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義曰坤為地巽為木夫木之生資于地始自芽蘖至
把握積久以至合抱是升進之象也君子觀此象執
柔順之德常積善道不矜細行以日繼月以月繼時

以時繼歲至終身久而不變積小善以至大善由小賢以至大賢由大賢以至于聖皆從微而至著由小以至大故曰積小以高大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義曰允信也率從之稱也夫升進之時君子所志在于乘時以升進于其位而行其道也今初居巽之體處升進之始雖无其應然于九二同心合志以進于位為衆賢之先倡故賢人君子皆信而率從之以進

于上君子之人既得升進則其道得以行其志得以伸其澤可以福于生靈其功業可以被于天下故吉之大者此也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者初六當升進之時為升進之始雖上无應然與九二中正之賢合志而進使衆人亦率從于已而升進故得大吉也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義曰孚由中之信也禴春之薄祭也九二以剛陽之德處下卦之中而體居其巽是其剛不過亢柔不至

弱執大中巽順而升者也而又上應六五之君以柔
順而接納于己是升而得其時得其道者也以至于
所行之道所為之事无不合于中夫君既以柔順而
接納于下則下得盡其由中之信至誠之道以事其
君若然以至信至誠而事其君則不假外物不須外
貌而君自然信任矣亦若誠信立于中雖薄禴之祭
亦可以通于鬼神也左傳所謂苟有明信雖澗溪沼
沚之毛蘋蘩藇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

水可以薦于鬼神可以羞于王公是也无咎者九二
以至誠之道奉于君而君任信之則是諫行言聽膏
澤下于民以此為臣何咎之有象曰九二之孚有喜
也者夫君臣相信以成天下之事以立太平之功是
有喜慶之美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義曰九三以陽居陽履正者也而又有上六以為之
應進不為小人之所阻礙退不為時之所凝滯而上

六又為之引道上下相順无有疑間以是而升于君
子之位若升虛邑然復何所疑哉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
也

義曰王即文王也岐山文王所治之地也夫升進之
道貴于柔順今此六四以陰居陰履得其正上比于
六五是進得其位者也然比于六五柔弱之君又下
乘衆陽剛強之臣六四執柔順之道率其剛強之臣

以事其君故有文王之象昔商紂在上文王為西伯
治于岐山之邑當此之時文王有聖人之才无聖人
之位而以仁義之道生成其一國至如耕者九一罪
人不繁仕者世祿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稅發政施
仁必先于窮民是以岐山之民皆得亨通故歸者如
歸父母當是之際文王升進之道愈盛故曰王用亨
于岐山也吉无咎者文王以仁義居人臣之位升進
之道固已盛矣天下之心固已歸矣如是則幾于侵

君之權擅君之民苟不以柔順之節奉于上則臣子之分虧而凶咎必至矣故文王能盡臣子之道執柔順之節率天下之民以服事于紂故得吉而无咎矣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者言文王治岐山之地三分天下有其二且盡率其民以服事于紂不失臣子柔順之道是至順之事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義曰階是尊者所居之地六五以陰居陽本失其正

者也然升進之道貴于柔順今六五有柔順之道居得其中是有大中之德者也而又下有九二剛明中正之臣為之輔佐然所為之事患在于不正若能守之以正則可以獲吉而當至尊之位也象曰大得志也者若能守至正以居其位而治天下之民使皆受其賜則己之志大有所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義曰冥者冥昧也夫升進之道至于五位大中之極

也惟聖賢之人則不為情所遷不為情所誘進退存亡皆得其正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止則止今此上六其性冥冥然无所知但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升而不已過于至尊之位失其大中之道而至于亢極故曰冥升也利于不息之貞者息長息也言雖冥昧不知其已以至于上若能知升而可以已知進而可以退謙虛消損不務長息以正自守則猶可獲其吉也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者言上

六既不達存亡之幾以至于上位固當消虛自損不為尊大以自至于富盛也

困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義曰按序卦云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言升進之道不可過極過極則窮困從而至矣至如天之道升而不已必至過亢之悔地之道升而不已必至龍戰之災以天地之道至大尚有困極況于人乎以人

事言之是君子之人不得其位不逢其時其道不能
行于天下而身至于窮困故曰困然得亨者言君子
之道身雖困窮而道自亨何則夫君子之人以仁義
道德充積于中不為窮達富貴患難以動其心是身
雖處困而其道自得以亨通故孟子曰君子所性雖
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此之謂也貞大人吉无
咎者貞正也言小人居窮困之時憂愁迫蹙姦邪竊
亂无所不至則其為禍也不可勝道矣惟君子處于

窮困則能以聖賢之道自為之樂又能取正于大有德之人以為法則故所行无不得其道所以獲吉而无咎矣有言不信者夫聖賢之人居得其位行得其道不令而民自信不言而民自從其勢固然也至于窮困之時不得其位不能行其道雖有言可以為天下法而終不見信于人亦勢然也何則夫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是君子當窮困之時豈能以言語見信于小人哉故孔子聖人也孟子賢人也困于衰周之時

雖歷聘于諸國人皆謂之迂濶是有言而人終不見信之也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義曰剛揜也者此釋困卦之義也坎為陽兌為陰陽為剛君子之象陰為柔小人之象夫剛體本居于上柔體本居于下猶君子居上位以治于下小人居下位以奉于上今困之卦陽居下陰居上是剛為柔所

揜君子為小人所蔽困之象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者此以二體言之下坎為險上兌為說言君子雖居窮困險難之時而能以聖人之道自說樂之則處險而不改其說是于困而不失其所以亨通之道非君子其能與于此貞大人吉以剛中也者即九二九五也言二五皆有剛明之德而又得其中是大有賢德之人也故君子居此困窮之時必當持正此大有德之人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者

君子當是窮困之際道不得行言不見信苟尚口
頗徒益至于窮困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義曰兌為澤坎為水夫水本聚于澤上而浸潤萬物
今水反在澤下是萬物不被其潤澤猶君子之人所
以居大位而澤天下之民今反在困窮之地是其道
不及于天下此困之象也君子以致命遂志者命謂
天之所命也致謂極盡之義言君子有仁義之道蘊

諸其身固當居大位處重權施其事業于天下以澤萬民則宜矣今居于窮困之間使其道不得以行是事非已招咎非已致匪人力所為蓋天命之使然也然而君子之心自達于性命之理不以困躋易其操不以貧賤變其節恬然自樂以遂其志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義曰臀者最處卑下之物也株木者枯老朽槁之木

初六居困之始在陂險之下其體陰柔不能自濟雖上有九四為之應然為二所間隔又有六三上无其應下比于四初以三專侵已之正應是以已欲上進而不得又最在于下是猶困于枯槁之木更无生長繁盛之意也入于幽谷者初既居窮困之下不能自濟進不得已之應如入于幽暗深谷之中而无所明顯也三歲不覿者此爻窮困已甚雖有四之正應而為二三之所間使不得進而又在于下體難于上進

至于三歲之間亦未得與四相見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者初最居下如困于幽暗深谷之中无所明顯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義曰凡居窮困之時必有剛明之才然後能濟于世今九二以剛陽之質處下卦之中有剛明之德是能自濟者也既有剛明之德而能自濟則衆皆歸之歸

之者衆則所奉者厚故困于酒食饜飫之象也朱紱
方來者朱紱天子之服天子純朱紱方將也言九二
既有剛明之才大中之德為衆人所歸則天子必委
任之既委任之則降體貌以禮之厚恩命以尊寵之
是天子寵命將至故曰朱紱方來利用享祀者凡易
中言享祀之類皆謂以至誠上通于神明九二既為
衆人所歸又為天子所任則必能進其至誠率天下
之人以奉于上如享祀之時竭誠以通于神明也征

凶无咎者以此九二其勢已尊其權已重其寵已隆人臣之分盡于此矣若不知止而復求其進凶禍必至矣夫凶禍之來皆已所招非他人所致復何咎于人哉此亦戒之之意也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者言九二有剛明之德居得其位而為天子所任得行其道于天下而有喜慶之事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義曰石者堅頑之物也蒺藜者草之有刺者也大凡
居困之際必有剛明中正之德乃能自濟今此六三
以陰柔之質處于陽位是履不得其正過于六二是
行不得其中以不中不正之身妄據崇高之位上无
其應當困之時上進則有九四之剛陽以隔塞其路
故曰困于石下而欲守其位則乘于九二之剛夫九
二以中正之才為己所乘陵則反害于己故曰據于
蒺藜是進退皆不得其安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者言三以柔順不正之質進既不得行道退又不獲
所安上又无正應以為已輔是其窮困至極則雖至
親之人尚不可得而見之是猶入其宮而不見其妻
此凶之道也故先聖亦繫此爻曰非所困而困焉名
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
其可得見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者言六三所以
據于蒺藜者蓋乘九二之剛也不祥者祥善也以不
見其妻而惟其凶是豈為祥善者哉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義曰徐徐者舒緩不敢決進也金者堅剛之物車者至剛載物而行者也謂九二也按此九四爻以陽居陰居非其位當困之時與初為正應然九二在下上无其應欲其比之固塞已路使不得以相會遇是以九四不可決然而行但徐徐然舒緩而圖之也吝鄙吝也以已有正應而為二所固塞是鄙吝之道也有

終者九四既履非其正為二之所間隔然當困之時
上下相求雖為二所隔而初六本與已為應但緩而
圖之則初六終與已為之應也象曰來徐徐志在下
者徐徐而來蓋本與初為正應是志在于下也雖不
當位有與也者以陽居陰不當位者也然初六之陰
本已之正應既為正應雖見隔于九二亦終有相與
之道也

九五剿剛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剿剛志

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義曰劓者割鼻之刑也刖者斷足之刑也赤紱者諸侯之服也按毛詩車攻篇云赤紱金舄會同有繹是言諸侯來朝用此赤紱也此五所以言劓刖困于赤紱者言五居困之時衆所不附為困之主困之極者也夫居困之時衆所不附當寬其慈惠以仁義之道居已以下于人則人皆樂而歸之今不能寬其慈惠反以剛壯之道刑罰之威以服其人使民畏而從之

欲天下諸侯皆從于已然後以威力服之非心服也
故人必不從反為諸侯之所困也乃徐有說者言九
五本居得其中又履得其正雖始失于威暴而為人
所不從若能徐徐緩而圖之施德布惠則人必感悅
而從矣然亦利用祭祀者言九五緩而圖之以有感
悅之道必須盡其至誠以接天下猶祭祀之時盡其
至誠以通于鬼神也然二云利用享祀五云利用祭
祀者蓋至誠至信其禮則一但九二人臣之位九五

人君之位居君臣之分尊卑之差豈可无別故二曰
亨祀五曰祭祀也象曰剝則志未得也者言五專
尚剝則威服于人而人心將不樂從故其志未有
所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者言五所以緩而圖之
有感悅之道者由已居得其中行得其直故也利用
祭祀受福也者九五若能盡其至誠以接于下猶祭
祀以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

菑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義曰葛菑者蔓生之藤駢跪者不安之地也言上以柔弱之質下无其應居于卦外極困之地不能自濟是以困于纏繞不得所安困之甚者也曰者思謀之辭凡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上六既處極困則思謀其身處度其事動必有悔吝既動而有悔必當冒難而往以求其變通不顧險難決然而往則可獲其吉矣象曰困于葛菑未當也者上六居困極之地非所

當居而已居之所以有纏繞之困也動悔有悔吉行也者上六既居難中不可不動必冒難而行則獲其吉也

井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

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義曰按序卦云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蓋言君子之人升進不已則必至于窮困既困于上則必

反而歸于下此井所以次于困也改邑不改井者邑者都邑人民之所聚居也井者是居其地而不可遷改也夫都邑民所居也則可以遷井之為德則不可遷夫邑之名猶君子之身井之義猶君子之德君子之身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君子之道則不可為富貴貧賤生死所加損无喪无得者夫井之淵源終日汲之而不為之喪失雖終歲不汲亦不至于盈滿猶君子積其德于身至于用與不用乃君民之

幸與不幸耳于君子之身何所損益哉往來井井者井所以汲水濟于時也往者取其井來者亦取其井往來之人莫不資其養蒙其利也猶君子之德所居之處遠邇之人皆受其賜以至鰥寡孤獨昆蟲草木无不被其澤也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者汔猶幾也將至之謂也繙者汲水之綆也羸者綰絆之謂瓶者汲水之器凡井之有濟人之功今水將至而綆未出于井則羸其瓶而傾覆之其澤不能及于人凶之

道也猶君子以道德仁義正身履行本欲以濟衆也
必須致于有位使其澤及于民物則功必有成也而
反有至中道而自傾覆其德則澤反不能施天下亦
凶之道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
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義曰此先以二體明井之義也坎為水巽為木又為
入木能入水而舉上其水井之象也井養而不窮者

夫井泉源之所聚往者來者皆取以為養而无有窮
盡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者言都邑之人居可
以遷井者掘地為之不可以遷猶君子身可以窮達
德不可以移易若是惟二五能之二五以剛中之德
則不為富貴貧賤生死之所移其德至造次顛沛之
間未始變其道如井之不遷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
功也者言水汽至而綆未出于井其功未濟于人也
羸其瓶是以凶也者所汲之綆既未出于井而又羸

縮其瓶以傾覆其水如君子不能濟人而又傾敗其仁義中道而止是凶道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義曰巽為木坎為水木能入水而舉上其水以濟于人有井之象君子法此井象以勞來安恤其民而勸相之勸者舉天下之賢才黜天下之不肖興庠序之教化施禮樂之道以勸天下之人使皆知遷善而遠罪也相助也謂勸農輕徭薄斂節儉國用所以助其

生也既勞以安之又勸相以助其生是以仁義之道被于民得井之義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義曰泥者水之滓穢也初六以陰柔之質滓穢沈滯居一卦之下上无其應其功不能及于是井之滓穢沈滯至于為人之所不食也舊井者久廢之井也禽者至賤之物也久廢滓穢沈滯雖至賤之禽猶不

向之則人不食可知矣以人事言之猶人不能脩潔其已不能日新其德不務升進而自處于卑下之位為人所不與也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者下謂處于卑下功不及于物也時舍者蓋利不被于人故為時人之所共棄舍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義曰谷者谿谷也鮒即鮒魚也積穢之所生甕者停水之器凡井之道所以汲取以濟于物今九二處下

卦之中上无其應而下比于初猶谿之水下注射于
積穢之物又如甕之敝敗其水下漏是皆言其功不
能上濟于物也以人事言之君子之人有仁義之術
可以濟于天下為生民之福而潛身晦迹以自卑下
不務升進以行其道其澤不能及于物以是天下
之所共不與者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
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義曰漂者清潔之貌言九三以陽爻居陽履得其正有剛明之才而在下體如井之清潔而不為人之所食亦若君子有仁義之術不為時君之所用惻者憂惻也言君子所憂者非憂其一身貧賤憂其君不堯舜憂其民不仁壽故其中心惻然蓋以其道德仁義不見用于上其澤不能及于天下也且井之清潔可用取汲而濟于物君子有道德可以升進而濟天下之民然所患者上无明君以察己之道德若王者有

至聖聰明之資能察己之道德以升進于位而任用之使其道行于天下致君于堯舜躋民于仁壽則君臣上下罔不賴其德而受其福慶也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者行者所行之道也蓋君子有致君經世之才今反不用則智謀不補于君膏澤不下于民故所以憂惻其道不行于時也受福者是君子必求明王以務升進于上使其道大行于天下則天下之人皆受其福慶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義曰甃者以砌累而脩補者也按此一爻以陰居陰處得其正能自脩飾使其泉源清潔為人所食亦猶君子脩潔其行有仁義之道可以濟于天下然位不得中尚未汲以濟于是君子雖未見用亦可自守其正而獲无咎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義曰冽者清潔之貌按此一爻以陽居陽處得其正

以剛居中清潔其行是猶井之有寒泉清潔不撓
為時人所汲而食之以人事言之是聖賢之人居至
尊之位有剛明中正之德有仁義之道可以為天
下之法則可以生成天下之民以至往者來者皆得
而濟之也故若井冽寒泉為時人之所共食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義曰收者物之收成也幕者蓋幕也夫井之道以汲
上濟人為功今上六以陰居陰而處一卦之上井道

之大成者也。猶賢人君子脩仁蘊義沛然發施天下而福蒼生是君子之道大成也。勿幕者上六井道既成則當使天下之人往者來者汲之以得濟養故不可獨擅其利而蓋幕之也。亦猶君子德行既成則當發施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受其賜故不可適于山林而獨善其身亦不可吝嗇所為而不施發也有孚元吉者夫井道大成則天下得汲其惠君子道成則天下得受其賜故為天下之人所信既能取信于天

下所以獲元大之吉也

革



離下
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義曰按序卦云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凡井之
經久必有壞敗故當淘治穢滓以革易其故使之鼎
新此革所以次于井革者變革之義也夫天下暴亂
人民塗炭是必有大聖之興起拯治天下革天下之
命令使天下皆得其寧也已日乃孚者已日則事已

成之日孚信也夫愚民知久陷于塗炭雖聖人興起亦未知聖人之所為猶恐未免于難故須聖人丁寧誥戒使民審知然後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制作禮樂一新民之耳目使天下之人皆出乎信于上故即日不孚至于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者元亨利貞天地生成之四德在聖人為仁義禮智言聖人為革之道至難必有是仁義禮智之四德以生成天下之民物然後合德于天地而可以无悔吝之道苟于四

德有所不備則將自取悔吝者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義曰水火相息者息滅也下離為火上兌為澤夫水本積于澤中火本炎上水火之性本不相得水遇火而消火遇水而滅是水火之性自然相息滅也二女

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者此因二體以言之離為中
女兌為少女言女子之生雖同其居其志各有適人
之道是其志自然不相得革之義也已日乃孚革而
信之者夫民性之愚久處暴虐雖聖人興起以仁義
之道生成之始皆出于塗炭然民尚未信聖人故當
已事之日乃新更制作改變號令使決然無疑皆相
信而從也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者
文明離象也說兌象也大亨以正四德畧舉之也言

聖人既變暴亂之事于天下遂以文章光明之道感
悅于民又有元亨利貞之四德以為革之道拯天下
之難興天下之治皆順于道而當其理故其悔乃亡
也天地革而四時成者此以下廣明革之義也夫天
地之道寒暑相易陰陽相蕩故四時順其序而成其
歲功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夫桀紂之時
天下暴亂民墜塗炭湯武憫生靈不獲其所于是興
師振旅放桀伐紂以革其弊上以順于天下以應于

民此湯武興治補弊救民于水火為王者能濟事之大者也革之時大矣哉者夫革變之時是則革故從新除苛解擾一新民之耳目以變時之號令拯天下塗炭之民而納之安泰之域其道至大其事至深非大有聖德之人則不可為故先聖所以重嘆之也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厯明時

義曰水火之性不相得故有革之象也君子觀此革易之象以治其厯而明其時蓋天地之大不可以形

究是故君子因為之厯數以推測其妙用究極其躔次考步其陰陽寒暑日月星辰風雨晦明以察天時之早晚以觀四時之代謝所以明示于天下使天下之四民因其時而興功業皆不失其早晚此王者治國之大法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義曰鞏者固也黃者中也牛者至順之物也夫革之道不可驟有所為必須以仁義之道漸被于民以大

中之道固結于下使民心信確順從于已然後可以大有為而行變革之事也今此初九居卦之始在革之初故不可驟然有所為是必先以大中之道至順之德以固于民使民固信于已順而從之然後可以為其改革更變之事也象曰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者凡革之道必須德澤被于民已日然後可以革之也民固即日而未孚可遽革之乎故但可固守中順而結之未可大有所為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義曰初九在革之始不可驟然有所為是必先以大
中之道固信于民使民信之然後為變革之事今此
六二以陰居陰處得其中又得其正而又處離明之
中能以大中之道變革于民民既信之所以得為革
之事故曰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者征行也言二既
居離明之中能以大中之道革變于民夫以是而行
則得其吉又何咎之有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者

夫以離明之中行大中之道以變革于天下而民悉信之是所行皆嘉美之事而得其吉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義曰今觀此爻經文有所倒錯止依此文以解之則義无所當蓋當先云革言三就有孚後則曰征凶貞厲何以明之按此九三以陽居陽處得其正又在下卦之上處離明之極蓋離為火火性炎上是兌

兌為澤為水水火之性本不相得所以得變革之象也今九三既處離明之極體性炎上時為革道故上之三爻必須從而成就之其順從皆有誠實也猶聖人以離明之道變革所為除去天下之暴為衆人之所信從征凶貞厲者言九三既能革變其民天下之民既信而順不可更有所征行但守至正之道則可以盡變革之義也若復有所往必懼其凶而于正道言之是有危厲者也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者之

即往也天下之民既已革而順從當是時也復何所往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義曰九四居非其正本有悔者也然以陽居陰非居剛亢而又在上卦之下當悅順之體下承于火火性炎上而九四能承其炎而變革前政之非故得悔亡也夫九四既非其正然則水火之際居變革之間能承此命以仁改暴以治易亂盡其至誠之心以改革

其前非是以獲吉也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者言九
四在澤之初居于水火之際而居非其正若能盡其
至誠承此改革之命令變其已往之非信志而行无
疑忌之心則獲其吉也可知矣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義曰大人者即大有才德之人也虎者攫搏之物而
威棱可畏又有文采顯明著于外者也九五以陽居
陽處得其位在上卦之中履其至尊為變革之主又

有剛明之才以革去天下之暴亂以鼎新天下之號
令新民視聽威德兼行爲天下之所信遠近皆畏而
革其非僻之心能使朝廷之間君臣上下皆有肅雍
文章光明之美以發于外猶虎之有文采炳然著于
外又有威稜使皆威信之是若非大德大才之人則
曷致于此未占有孚者言九五以大中之道威信于
天下以革去當時之弊亂使民信而從之不待占筮
而自信矣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者言聖人革去

天下之弊使朝廷君臣上下皆有文采又使遠者近者望而畏之如虎之文炳然而盛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義曰夫為革之道必須以孚信固結于民故九五之爻為革之先倡以革變其天下之暴亂有才有位文章顯著而又可畏也今上六體是陰爻過于九五而革道已成且在上卦之極履非首倡又承水火變革

之終是臣民之位也既在臣民之位則當盡其至正之道以輔從于九五則得為革之義使君子居之于此位則能輔于五亦能同為變革于天下雖使文章光顯亦不及于五不可謂之虎變但謂豹變而已言其變革之文蔚然其文采威稜次于虎者也小人革面者以君子居之則能豹變以小人居之則必包藏狠戾之心但飾其外文柔順其道以從于上故曰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者征行也言上六在卦之極過

于九五蓋在臣民之位當輔從于君不可更有所往
若以臣民而行則必有猜疑之禍是有凶之道也苟
能居是位而守其正則得其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
蔚也者言君子居此位輔從于五共為變革雖有文
采但不及于虎止可如豹文之蔚然亦著見于外也
順以從君者言小人但變革其外貌以順從于上而
已

鼎



巽下
離上
鼎元吉亨

義曰按序卦云革物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者變
生為熟革故取新之謂也言聖賢之人凡欲革天下
之弊亂必須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禮樂以新天
下之視聽故必法制齊明得其盡善盡美然後獲元
大之吉其道是以亨通也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
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

剛是以元亨

義曰鼎者鑄金所為而有法象者也以木巽火亨飪者此因二體以解鼎卦之象下巽巽為風上離離為火以木以風而入于火故有亨飪之象此鼎之用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者此以下廣明鼎卦之義言鼎之所以用者由木入火而成也故聖人亨之可以享祀于上帝也而大亨以養聖賢者言聖人大亨以養天下之賢使賢聖盡得其養然此所以言大亨者以天

下之大四海之廣非一聖一賢之所能致又非一耳
一目之所能察故聖人分其爵祿大其優寵以廣求
天下之聖賢使皆得已之養為養之大莫大于此故
曰大亨巽而耳目聰明者言聖人既盡養天下之賢
又當以巽順之道下接之是以天下之賢者皆樂其
所養盡其謀慮竭其忠信以輔于君以共成其政故
得其天下之耳為已耳天下之目為已目以成已之
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者此指

六五而言也夫五以柔順之道進而居至尊之位又在上體之中是所為之事得其中而又下應九二剛明之臣是聖賢相得君臣相會故能鼎新制作革去弊亂天下之事无不得其大通故曰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義曰凝成也言君子之人觀此木火亨飪之象凡欲鼎新法令革民弊亂以新天下耳目者必先正其至尊之位定其尊卑之分以凝成其命令而新其法制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
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義曰夫陽以生物為實陰以剝物為虛鼎之為器上
虛而下實者也初六以陰柔之質而處一卦之下是
鼎器反上實而下虛也既上實而下虛遂至鼎顛趾
也利出否者夫否者否惡不善之物也鼎雖顛趾然
利于出否去穢以納新也得妾以其子无咎者夫妾
者至賤者也以至賤而為尊者之配升于貴位而為

正室所以反得无咎者以其有子故也有子何也以
其子能荷先祖之業承宗廟之重故得无咎則公羊
所謂予以母貴母以子貴者此其義也其意若君子
承弊亂之後思欲鼎新天下之事其所為雖有小害
然利于覆去否穢建立新法以新天下之耳目終立
天下之大功所以得其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者夫
鼎雖顛覆然能覆去否穢以納其新是其道未至于
悖逆也利出否以從貴者夫既以顛出否穢以納其

新又以妾為室而无咎以子之貴故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義曰九二以剛陽之質處鼎之中是鼎有實物之象也夫鼎之實必有齊量不可以盈溢若遇其盈溢則有覆餗之凶君子之人雖有才德亦有分量若職事過其才分則有墮官之謗矣仇即謂五也疾謂三與四也言二雖應于五然以三四間隔其路使其君不

得以他職事即加于已故已既得盡其才以事于上而無曠官之咎所以獲吉蓋有實之鼎不可復有所增才任已極不可復有所加故也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者言人才有大小若才不甚大而加其煩任重職則必有凶敗之至故宜慎其所之不可妄其所行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者言我之仇雖為二陽所間而不能復加事于已則我終免曠官之尤悔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

鼎耳革失其義也

義曰九三以陽居陽自實也居下卦之上有耳之象也夫鼎之耳虛之所以容鉉也今革易其常道以實其耳不能受鉉者也鉉而不受鼎斯不舉矣是其行之所以窒塞也夫鼎而不舉行而窒塞雖有雉膏甘美之食焉得而食哉若君子之人以剛亢自處不能容受天下之賢故其行所以窒塞也夫既不能容受天下之賢雖天下有善謨善慮亦不可得而用矣方

雨虧悔終吉者夫雨者陰陽相和而然也若能改革前非去其剛亢上以交于君下以來于賢則得虧損其悔而終獲其吉矣象曰鼎耳革失其義者言鼎必虛耳以待鉉而舉之今以陽居陽而自實是失其為鼎耳之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義曰九四居上卦之下鼎足之象也餗者鼎之美實

渥者沾濡之貌夫鼎足所以上承于鼎以受其美實
今九四以陽居陰居非其位不正者也以不正之質
是不能上承于鼎斷折其足傾覆公家之美實不惟
傾覆美實而又有沾濡其形體之凶若人臣智小德
薄而切進于君當人主大任荷國家重責則必曠敗
其職而傾覆公家之事不獨傾覆公家之事而又有
刑戮及身受污辱之禍凶之道也象曰覆公餗信如
何者言禍及身信无可奈何也故先聖特繫此爻曰

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寶也

義曰黃者中之象金者至剛之物鉉所以貫鼎耳而舉之謂九二也言六五以陰柔之質居大中之位能謙虛以下接于九二之剛猶鼎虛其耳以待其鉉而舉故今得金鉉貫其中而舉之以成鼎之道也以人事言之則是君虛謙而不自高亢下接于天下賢明

之臣使下之賢相率而歸以輔于已利貞者以六五
雖有大中之道以下接于臣然以陰居陽履非其正
而九二以陽居陰亦非其正也以不正之道相親比
則不能无悔故聖人于此深戒之言利在其至正之
道然後可以獲其吉也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者言
五以陰柔之質本非其實而能虛中以納物行大中
之道以爲其實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義曰王者有堅剛之質而其色溫潤上九以陽居一卦之上處鼎道之成衆爻皆履剛而此一爻獨履六五之柔是剛柔相濟而有玉鉉舉鼎之象以人事言之是為人臣者有剛柔之德致君于堯舜三代之治成太平之化故能獲其大吉而无所不利也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者上九以剛陽之爻履六五柔順之質剛而不至于暴柔而不至于懦故所以致君于无為皆剛柔得其中節者也然六五言金鉉而上九言

玉鉉者夫玉之性剛柔全也上九體陽而履柔剛柔
全也故曰玉鉉六五以陰而乘陽差失其正其德未
備故曰金鉉



周易口義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口義卷九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舉人臣楊鵞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口義卷九

宋 胡瑗 撰

下經

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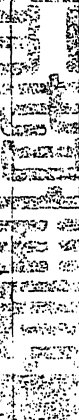


震下

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

鬯



義曰按序卦云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動也
蓋言鼎者國家之重器震者長子之象按說卦又云

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此震者坤一索之卦也
故有長男之象言正嫡之子可繼先祖之業奉宗廟
之祭能主國家之重器也此震所以次于鼎也亨者
震為雷雷者盛陽之氣居于地下而出于地上故動
則有威既動而有威則勾者出萌者達蟄者伸枯者
榮天下萬物昆蟲草木之類无不震動而亨通以人
事言之則是聖賢君子一動而天下之民无遠近小
大无鰥寡孤獨皆被其德澤而各遂其所若君子之

人一動而不能法震雷使萬物得其亨通則不能成
動之道是動之妄者為也故聖人特于此言震亨者
所以為動者之法也震來虩虩者虩者蠅虎之蟲也
藏牕壁中蠕然而動言威震之來則人為之戰兢悚
懼不能自安如蠅蠕然而動然則重言虩虩者恐
懼之至也笑言啞啞者啞啞則和樂之貌言始以威
剛既能戰慄不敢為妄故動有法則而不陷于刑戮
雖有威剛之嚴而不加于己故始雖有恐懼之憂終

有笑言之樂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百里即雷聲之所及也匕者宗廟之器以棘木為之似畢而无兩歧所以舉鼎之實而升于俎也鬯者以鬱金草和酒而有芬芳調鬯之氣言震有長子之象大而繼天子以臨天下小而繼諸侯以臨一國是必有威德以及遠使民心知有所歸則威震之道全而可以主宗廟之祭而不喪匕鬯也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

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義曰震亨者言震雷不動則萬物不通聖人不動則天下不亨恐致福者言震雷之來能戰慄恐懼以自修省則不陷于禍害而終致福慶之事後有則者言既恐懼而致其福則是不為非妄之行而動有所法則致有笑言啞啞之樂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者言長子既有威德

以及于人則遠者无不驚恐近者无不戒懼是以民心莫不趨向而樂從之故出可以繼祖考之業奉宗廟社稷之祭而為之主无喪失其匕鬯者矣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義曰雷者天之威也洊者因仍之謂也以上體是雷下體亦雷則是天威重仍而至也則萬物莫不震悚而獲其亨君子觀此震雷之象以驚恐戒懼修飭其身省察其行以全身遠害則身不陷于過惡刑戮所

不及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義曰來者自外之辭夫剛威之行所以驚懼姦偽懲戒邪惡初九有剛明之德而居震動之始是不敢為非而內无所慊故剛威自外而來本非己所招致然己不能无恐懼之心既能虩虩然恐懼則其身益修而其行益明不敢為妄則禍患必不能及于己而終

獲笑言之吉矣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義曰來者亦自外之辭六二以陰柔之質居下卦之中是履得其正行得其中既有中正柔順之德是不為非妄也故雖剛威之來亦非己所招致故曰震來也然而厲者蓋初九為震之主而已以陰柔之質下乘陵之故其身必有危厲也十萬曰億貝者寶之謂

也言當威震之時而乘震動之主則其身危厲而所
喪失者多故曰億喪貝也躋于九陵者躋升也陵險
阻之地也九陵言至高也不惟多有所喪失而又超
履高險升于九陵之上然則雖有喪貝躋陵之事然
以本有中正柔順之德不須馳逐追取七日之間自
然得之言始雖有失而終有所得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義曰蘇蘇者震恐之貌凡剛威之行所以警其邪偽

而戒其姦惡故初九有剛明之德六二有中正之道
雖則威震之來非己所招故曰震來今此六三以陰
居陽履非其正而為高亢者也既履非正而又高亢
則是邪惡之人也其威震之來乃己所招故不曰來
夫以不正之行當威震之時故蘇蘇然恐懼之也行
无青者言六三雖以不中不正之行而下巽于六二
之柔上奉于九四之剛于理為順故雖震威之行可
以免其禍患而灾青不及于己矣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義曰泥者泥滯不通之辭也居人上者必當有剛威之德又有至正之道以安于下則下之人相率而從之令九四以剛陽之質為衆陰之主居非其位履失其正雖有剛威不能亨通于羣下以是而言于己道未甚光大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義曰六五以陰柔之質為一卦之主進則上无所應退則下乘九四剛威之臣往來之間皆有危厲十萬曰億言六二處下卦之中亦乘于初九之剛故居不得安而大有所喪是以稱億喪貝今六五為一卦之主雖下乘九四之剛然履得大中之位行得大中之道雖往來之間時有危厲亦不能大有所喪也有事者夫當威震之世下有剛權不正之臣若專无為而治則不足拯天下之難救天下之弊固當有為獨任

以權天下可也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者言六五居至尊而乘剛故往來之間皆危厲而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者言處得其位合于中道雖興起大事亦无所喪失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義曰索索者中恐懼之謂也矍矍者視驚聳之貌也上六以陰柔之質居威震之極履不得大中之位故

當威剛之來索索然恐懼矍矍然驚聳也征凶者言居威震之極而又无大中之德則當固守常分庶免凶咎苟復有所往是凶之道也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者夫九四為剛威之主而處上卦之下上六居一卦之極而在无位之地遠于九四故九四之剛威不能及己之身雖不及其身而及其鄰謂五犯九四之剛有往來之厲則己能觀此鄰戒以自修省其身整治其行故得无咎也婚媾有言者上六處不得位

履不得中雖婚媾至親之人亦不能免讒間之言象
曰震索索中未得者言上六所以索索然恐懼以履
不得中故也雖凶无咎畏鄰戒者言雖有凶而能免
其咎以其能觀戒于五而畏慎其所行故咎可以免
也

艮



艮下
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義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

者止也蓋言人之動靜各有其時若動而不已必有悔吝生故以艮次于震所以為世動靜之戒也夫艮者山之象山為地之鎮安止而不動故為止之象背者目所不見之所也言艮止之道必止于未萌之前若夫聖人之治天下將禁民之邪制民之欲節民之情止民之事必于其利害未作嗜欲未形未為外物之所遷而其心未動之前先正其心而不陷于邪惡若止之于背之後目所不覩而不見其身也行其庭

不見其人夫庭者指淺近之處而言之也行于淺近而猶不見其人者蓋止得其道各守其所而有定分不相揉雜故也古之聖人之治天下也其在建官分職各有所責若習禮者專掌于禮習樂者專掌于樂習兵者專掌于兵習刑者專掌于刑各守其職而不相干也又如天下之民為士者止于為士為農者止于為農為工者止于為工為商者止于為商是亦各有定分不相揉雜處不易業而守其常故如行于淺

近一庭之間而不見其人是其各有所止而不相雜
亂也无咎者言能止其事于未萌之前使官民各得
其止靜不相揉亂故无咎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
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義曰艮者山之象也山為止靜故曰艮止也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者大凡動靜

必有其時若其時可以止則當止而不可動若其時
可以行則當行而不可止可行者若上有其君下有
其民若退止而不進則君民无以自濟故聖人特于
此言聖賢之道當觀其時之可否而進退之若行而
不失其動之時止而不失其靜之時行止動靜皆得
其時則其道光大而明顯故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
言孔子之道可以行則行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
可以久則久惟觀其時而察其道之可否而已然則

時行時止所以為萬世動靜之戒不于震卦言而于艮始言之者蓋震為雷雷有時而靜艮為山山一定而不動恐後之人法此止靜之道不復求于進用使天下之人无所濟故特于此言之以為動靜之戒也艮其止止其所也不言背而言止者蓋背者目所不見所止之處也言艮其止者能止于未萌得止之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者言上下六爻各相亢敵而情不相與是各止其所之象也既能止于未萌之時而

又能使上下各相守其分而不雜揉故總舉彖辭而結之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義曰言君子觀此兼山止靜之象凡所思謀當專于所職不可越出其位而妄有所思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義曰趾者足趾之謂也初六居卦之始在事之初最處于下是猶足趾也夫足之趾本亦能動有其時時

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正所以得其无咎然
止物于其始必須永長守其志正而行之故曰利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者言初六居卦之下而能止事
于未萌所以未失其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
聽也

義曰腓者足之腓腸也按此一卦不以爻之陰陽位
之貴賤尊卑而言但取人之一身之象以明其義故

初六居一卦之最下其象為趾六二處初之上故為
腓之象夫腓之為物不能自動隨足而已是足動則
動足止則止今足既已動而欲止其腓必不可得而
止也是不能自拯救其失但隨物而動也亦如凡人
不能制事于初及事已動利害已作嗜欲已萌欲強
制之終不得而止也然雖強止之則不能稱己之欲
是欲止之心不獲其快也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者
言不能制之于初始及事已作雖欲止之必未能于

其所處而聽其止靜之事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義曰限者人之身上下分隔之際也夤者脊脊之肉也九三居上卦之下下卦之上于人之身體是猶分限之際也夫身之中亦不能自動惟下之有所動則從而動之上之有所動亦從而動之如上下已動而欲艮止其身之中則必分列其脊之肉矣此言人不能制其事于始又不能成其事于終措置之間不得

其道而欲止于中道則進退不可而致盡敗其事故
有危厲之苦而薰灼其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義曰身者是人之一身也夫人之體統而言之則謂
之一身手足謂之四肢分而言之則腰足而上亦謂
之身今此六四出下體之上在上體之下處彊限之
間是身之象也夫人患不能自止其身今六四能止
之得其道使四肢不妄動故如人之靜止得其道制

禦得其術防過得其要不為外物之所遷不為貧賤之所移不為富貴之所易故无咎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義曰輔者車頰也六五居上卦之中以人身言之有口輔之象夫口頰者所以主言語之所出若其妄動則有過失其為咎也不細故先聖繫辭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

榮辱之主也是言語不可不慎也今六五能正其口
輔使不妄發其言皆有倫類次序故禍不召而悔可
亡矣則所謂言滿天下无口過者也象曰艮其輔以
中正者此爻居非其正然位得其中是有大中之德
而能正其口輔使口不妄發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
是也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義曰艮者山之象為地之鎮有博厚之德上九處艮

之極有敦厚之道而自止使邪欲不能汨利害不能
侵死生富貴不能易如此可以獲其吉象曰敦艮之
吉以厚終者以敦厚之德為艮止之事得其艮道之
終也

漸



艮下
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義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進也
夫艮卦之上下二體皆艮止之象夫專務艮止而不

求進則失其動靜之中道非仁義之人所存心也此卦上體是巽下體是艮是內有艮靜之心外有巽順之德故能務于漸進此君子之所為也故漸所以次于艮然謂之漸者謂自下以升于高自小積于大自近及于遠安然而行不務速進故曰漸女歸吉利貞者天下萬事莫不有漸然于女子猶須有漸何則夫女子處于閨門之內以待媒妁之言聘問之禮然後往之若非媒妁之言聘問之禮而往者則是淫醜之

女也故父母惡之鄉人賤之天下醜之是其為女者
必須男子之家問名納采請期以至于親迎其禮畢
備然後乃成其禮而正夫婦之道所以獲吉也然女
者臣之象也事君之道也夫君子之人處窮賤不可
以干時邀君急于求進處于下位者不可諂諛佞媚
以希高位在于窮賤者必力行強學待君之聘召然
後可進于朝居于下位者必潔身正志為下所尊為
上所信任然後升進入大位皆由漸而致之乃獲其

吉也利貞者若女子之歸于其夫能守至正之道則可以正一家君子之事于其君能守至正之道則可以正天下至于天下皆能守正則可不失其道而獲吉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義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者此釋所以為漸之名也之往也漸者謂積漸而之往于所進之地也故君子

之人亦必潔身修德積漸而升進之也女歸吉者言女子能以禮為漸而歸于男臣能以道為漸進于其君斯獲吉也進得位往有功者此指六二九三六四九五四爻而言也言四爻皆進得其位則所往无不有功若進于一邑則功被于一邑進于一郡則功被于一郡進以輔佐于天子則功被于天下是君子所進得其正道則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此亦指四爻而言六四六二以陰居陰九三九五以陽居

陽是皆進得其正君子之人進得其正則立于朝廷處于列位其道德惠澤可以福天下之民而正天下之邦國也其位剛得中者此因九五而言之九五以剛明之德又處大中之位夫有剛明中正之德處于至尊之位亦由漸而進也止而巽動不窮者此因二體而言之外體是巽內體是艮夫內无止靜之心而務于躁進外无柔順之德而尚于剛暴以是求進動必窮困內既有止靜之道外又有巽順之德以是漸

進則動獲其利而无困窮矣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義曰巽為木艮為山木生山上日久歲深自萌芽至
于把握漸至高大而又依于山是漸得其道此漸之
象也君子之人法此漸進之象必居賢德善俗之間
以務進其道必居賢善之間者夫有賢善之人動不
離道如居其間日漸月摩出入動作皆由正道不入
于邪雖甚愚闇者亦可以造于君子之域使其子子

孫孫積漸陶染而進歸于善也孟子之母為子三徙其鄰卒使其子為萬世亞聖之賢蓋其擇賢善之力也故君子之人其所積習其所居處必得其賢善之人然後漸而習積而久之皆至賢至善之人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義曰干者水之際也伐檀之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是干者水際也鴻者水禽也按此漸之一

卦皆以鴻為象者蓋鴻之禽一舉可至千里然始舉必有漸故聖人特取鴻為漸之象也今初六居一卦之下居漸之初是猶鴻之始舉漸至于水之際以人事言之是士之進始于細微君子之進始于卑下之位也小子厲有言无咎者厲危也夫君子之進小人之所忌也今初六之進尚為卑下其道未見信于時其德澤未及于人故小人之心皆欲起而害之然終不能為君子之害但有誹謗之言而已終獲其无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者言君子之進本以其漸雖為小人之所危厲然于義自可无咎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義曰磐者山石之安也言六二以陰居陰以柔順之德漸得其位而又處得其中上應于五為五之所信任為衆人之所歸是漸而得信居得其所安若鴻之漸漸至于磐也飲食衎衎吉者衎衎和樂之貌言六二既得衆心所歸又為九五所任故得飲食豐備其

和樂衍衍然是以獲其吉象曰飲食衍衍不素飽者
素空也言六二為下所歸為上所任是有忠義以
輔其君下有德澤以被其民故其所獲飲食之樂皆
得其道非徒空受其飽樂而已伐檀之詩曰彼君子
兮不素飧兮此之謂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
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
保也

義曰地之高平者謂之陸言九三居下卦之上漸至
于高位猶鴻之漸至于高平之地也夫征不復者夫
謂三也上无其應下又无輔而切近于四四亦无應
近而相得故三樂從于邪配是其夫征往而不復反
夫既不反則其婦亦不能守正故有孕而不育之事
以至于凶也利用禦寇者言三既往不復樂于邪配
其情意相得而莫能間故可以禦衛其外來之寇然
于君臣之道夫婦之禮已為乖戾故但可禦寇而得

為利矣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者言九三居下體之上而樂于邪配離去羣類不復反其家矣婦孕不育失其道者夫既征而不復則其婦亦有邪欲之事以至孕而不育是大失夫婦之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者三與四樂為邪配其情相得和順以相保故可以禦其寇難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義曰木又高于陸也言此一爻漸進至于上卦其位漸高然則鴻者水禽也今漸于木非其所也言四進无正應而下比于三三亦无正應樂于邪配亦非其所也梢者榱椽之屬也言六四以陰居陰本得其正雖比于三有邪配之事然三亦无正應近而相得情意相合可以相輔佐而樂得其所猶得修長勁直之木可以安棲不至于失所而可以无咎也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者所以得桷而安棲者蓋其不尚剛

暴而能盡和順柔巽之德故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義曰大阜曰陵是岡阜最高者又高于木九五漸得位至于上體是猶鴻之漸于高阜之上也婦謂六二也言五與二為應而三四為邪配之事間隔于其間塞己之路使不得往而相從以成生育之功也然五與二本為正應皆有中正之德誠以相待其心志不

怠雖三四邪僻之人欲間其路然而終不能勝之也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者言九三六四終不能為
之間隔則五與二心志相從而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
吉不可亂也

義曰按此漸卦始于微而至于大由于下而升于高
故此一卦皆以鴻漸為象初則漸于干二則漸于磐
三則漸于陸四則漸于木五則漸于陵至此上九復

言陸者按諸家之說以謂上九九三皆處一卦之上故皆言陸陸者高之頂也徧觀經文又无萬頂曰陸之丈且陸者地之高平者也陵者大阜也又安有地而反高于山阜者哉子夏之說亦然其義未通陸氏之說言高過即反下故上九處至極之地反為陸也按漸卦自下而漸于上自微而至于高大且陵者未為極高之地豈有反下之義哉今考于經文陸字當為達字蓋典籍傳文字體相類而錄之誤也達者雲

路也言鴻之飛高至于雲路其羽翎毛質可以為表
儀亦猶賢人君子自下位而登公輔之列功業隆盛
崇高遠大可以為天下之儀表故獲吉也按輔嗣之
意亦解為雲路之義言雖進處高潔不累于職我我
清遠若止在高平之陸安得有高潔我我清遠之象
哉以此推之是傳錄之際誤書此遠為陸字也明矣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者言聖賢君子之心
不為外物所動不為情欲所遷故能積累其善以至

德業高大而不可亂也

歸妹



兌下
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義曰按序卦云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大凡人
事其進必有所歸若進而无所歸則是于進之義失
其道矣然則所謂歸妹者謂姪娣從女兄而適于人
故謂之歸妹夫人之不孝无後為大其諸侯守宗廟
社稷之大其事尤重故聖人制禮使一娶九女廣其

繼嗣生生不絕永可以守宗廟社稷之祀而不廢也
故娶一而二往從之為左右媵各有姪娣同姓者九
人必須同姓所以親親和睦絕爭妬之心是以聖人
重之因震兌之象以明其義震為長男兌為少女以
少女從于長男非其所配也非其配而從之者則是
姪娣而從于女兄適人之義也征凶无攸利者此言
姪娣雖從于人然上有女兄為之正配當退守其分
苟非其位而有征進則是侵女兄之權奪女兄之寵

欲以下而陵于上以卑而侵于尊以庶而亂于嫡是
凶之道必无所利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
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
柔乘剛也

義曰此廣言天地之道以明歸妹之義也夫天地之
道陽氣下降陰氣上升陰陽交通二氣相感然後萬
物生若其二氣不相交感則萬物孰由興發而生成

也故古者諸侯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而承守宗廟
社稷之祀若其婚姻之禮廢不廣其繼嗣則其社稷
之祀宗廟之奉絕而无守是猶天地不交則萬物不
能興也歸妹人之終始者言人凡有生則有死有盛
則有衰諸侯一娶九女正室死則右媵繼之以至左
媵及姪娣繼之不絕所以廣其嗣息而承其祖先之
業是歸妹者人之終始者也說以動所歸妹者此因
二體以釋歸妹之義上體震震為動下體兌兌為說

兄為少女而從于震之長男非其所說者今動而得說者蓋其所歸嫁姪娣以從于女兄之故也征凶位不當者謂九四九二皆以陽居陰六三六五以陰居陽是位不當也夫以姪娣而從于女兄是不當其正位既不當其正位而妄有征進則奪寵侵權凶之道也无攸利柔乘剛者蓋六三之柔乘九二之剛六五之柔乘九四之剛言柔乘剛者是卑陵于尊庶亂于嫡必不利矣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義曰澤上有雷所以鼓動萬物以廣生成之功有歸妹之象故聖人名為歸妹一娶九女之道使其永久繼嗣而无絕君子之人觀此歸妹之象必當察其事之永久法之終末必有敝壞當預防之可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義曰女子少者曰娣初九處一卦之始最近卑下之

地是姪娣從于女兄以適于人而能自處卑下盡其卑順之道以承其上而得姪娣之道故曰歸妹以娣也跛者足之偏也猶姪娣者非其正配然而從女兄以適于人能盡其道以配君子而廣其孕嗣以成其家猶足之雖偏而能履地而行不至于廢也既能盡其姪娣之道守卑順之質以是而往事于君子則獲其吉也象曰歸妹以娣以恒者言女弟以從于女兄而適人者人倫之常也跛能履吉相承也者言能盡

其柔順承事于上以承其家吉之道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義曰眇者目之偏也九二以陽居陰履非其正亦猶
姪娣從于女兄非正室之象也然而能盡卑下之節
以承于上而配君子廣其繼嗣猶目之偏亦不廢于
視也利幽人之貞者言九二雖履非其正然上有六
五之應雖上有其應而為姪娣者不可越其位分而
上進如其妄求上進則奪女兄之權故當退處其位

分守其幽靜之道而不變故獲其利象曰利幽人之
貞未變常者言姪娣所以從女兄而適人必居幽靜
守正以事君子此道之常也九二雖有其應不妄求
進盡至正之道是未變其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義曰須待也六三以陰柔之質居剛陽之位是履非
其正也猶姪娣之從于女兄其年尚幼未可以適人
必待年于父母之國待其長大然後復歸君子之家

以為姪娣故春秋隱二年書伯姬歸于紀至七年書叔姬歸于紀伯叔者長幼之稱則叔姬者伯姬之姪娣也當二年伯姬歸紀之時其年尚幼少故待年于魯國至七年乃始歸于紀是姪娣有待年之義也象曰歸妹以須未當者是言姪娣有幼少未當歸人必待年于父母之國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義曰愆過也九四以陽居陰處非正位猶女子雖備

姪娣之數以適于人過期而未往雖過期未往然而以剛陽之質居陰柔之位不為躁進有柔順之德以其年尚幼未可以往故待其禮之全備俟其年之長大然後歸于君子斯得其時也遲亦待也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者言九四居其陰位有柔順之德不務剛躁是志有所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

也

義曰帝乙者商之賢王也言六五以陰柔之質居上卦之中是猶帝乙之王所歸之妹也然按泰之六五言帝乙歸妹此亦言之者蓋帝乙是商之賢王于時最能盡婚姻之禮周之去商尤近知其最詳故聖人特取帝乙為言以明其義也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者蓋君者正室之小君也故衛詩鶉之奔奔之篇曰鶉之奔奔鶉之疆疆人之无良我以為君君者

指宣姜而言之是正室得稱為君也袂謂衣袖所以為禮容也良善也言姪娣本卑賤之位今六五居極貴之地是正室已死而姪娣繼為正室有柔順之德能盡婦道以配于君子雖其正室之德亦不如姪娣之容禮最備而善良也月幾望者望為月十五盈滿之時也月者陰道婦妾之象也言六五雖得繼為正室處至貴之地然不可時有驕盈之志當常執柔順之道但如月之幾近于望不至盈滿則獲其吉象曰

其位在中以貴行者六五以其處上卦之中履至尊之位是姪娣至此得繼其嫡而為正室以配于上是以賤從貴而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義曰筐竹器也大凡女子承其筐篚必有物以實之士之刲羊必有其血此事之常也亦猶姪娣之適于人進必有所遇退必有所係此亦女子之常也今上

六處一卦之上居窮極之地進則无所往退則无所應進退之間皆无所得如女子之承筐而无其實士之刳羊而无其血進退失所若以此而行何有所利哉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者上六位至窮極進退无所適猶女徒承虛筐而无其實也

豐



離下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義曰按序卦云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言凡得

其所歸者其道必至盛大故以豐次于歸妹然則豐者王者富有天下生聚繁夥民物衆多是天下衆大之時也故謂之豐既富有天下以至豐盛之極是其道大通矣王假之者凡有聖人之德有仁義之道苟不得其時不得其位則无興天下之勢无居天下之資是則雖有仁義之道安能有所為哉故聖人必假此豐盛之時發號施令則民易以從行賞用罰則民易以服以至制禮作樂施發教化可以大行于天下

也勿憂宜日中者夫天下至廣有教化之所不能及者有一物不得其所者是王者之所憂也今戒之勿憂者日中則宜也蓋言日未中之時則其明未盛日之過中則其明將衰惟是日中正之時則徧照天下无纖悉幽隱不被其光輝聖人雖富有天下必須仁義道德徧及于天下使无一民一物不被其澤不被其燭如此可以勿憂恤也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

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義曰言聖人廣有四海萬類是豐盈盛大之時也明以動故豐者此因二體以明豐卦之義上體震震為雷下體離離為火雷主動火主明聖人當豐盛之時以至明之德而動則其德教仁義大被于天下故此所以致豐大之極也王假之尚大者夫有聖人之德雖居豐盛則不能加益雖貧賤則不能虧損此言尚

大者蓋其得天下之勢則仁義道德可以大行于天下而成光大明盛之業固非假以自大其已而已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者言日之中正則天下萬物无所不照王者之道能徧通天下使遠近幽隱无所不燭如日之中乃可以勿用憂恤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者言凡當盛大之時過必有衰是故聖人于此豐大之時以切戒之言日之過中則必傾昃月三五而盈過

盈則必虧天地之道以陰陽二氣互相推盪于其間
則有時而消虛有時而長息盈虛消息皆于時而行
以天地日月之火尚且如是況人之小者鬼神之邇
者乎故于此特戒之使君子之人安不忘危存不忘
亡豐盈之時不忘其衰微之際增修其德謹慎其行
然後可以免喪亡傾覆之事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義曰雷電者皆陰陽二氣相擊而成也夫雷電皆至

于天下使天下萬物莫不興起而成豐大是豐之象也君子之人觀此象而折斷其獄訟致用其刑罰然必法此雷電者蓋獄訟之情巧偽萬狀若有威无明則傷于暴有明无威則傷于懦故必明與威兼用之則獄可折而刑可致矣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義曰配主謂九四也夫豐盛之時必須上下之間皆

有光明盛大之德以相敷暢然後可得豐盛之道今
初以剛陽之德上應于四四亦有剛陽之德是上下
之間皆有剛陽之德光明盛大之道其德相合配故
致其豐盛是初遇其四之配主也雖旬无咎者旬者
十日也謂數之盈滿也言初與四皆有剛陽之德而
上下相信是由君聖臣賢其德相符今以其發揚光
明之德徧于天下是雖居其盈滿盛大之時可以享
豐盛而无咎也往有尚者言既上下之間皆有光明

之德以此而往則行有所尚也象曰雖旬无咎過旬
灾者言上下俱有明盛光大之德故雖居豐盈之時
可以无咎若不能守光明之道而過于盈滿則必有
傾覆之灾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
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義曰蔀者掩蔽暗昧之物凡豐大之時必上下之間
皆有明德不可少有暗昧然後可以發暢于天下也

今六二以陰柔之質而上應于六五五又是陰昧之人是于豐大之時所豐者不能光大而乃豐于暗昧之物也日中見斗者斗星之名也日昏方見暗昧之極也夫日之正中其光輝徧及天下无所不燭豐盛之時上下之間皆有光明之德則可以徧及于天下无有不被其澤今二居豐之時所應皆暗昧之道則是猶日之正中反見其斗星也六二既是暗昧之道則必不能相取信若有所往則相疑而致疾害也有

孚發若吉者言六二雖以陰柔之質无光明之德然
位下卦之中是有中正之道苟能盡其至誠之心由
中之言以發天下之心志以接天下之人使之皆達
其聰明莫不發其志意以親信之如是上下相交而
取信則蒙者反而為明疑者得以相信則可以獲吉
矣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
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義曰沛者繫于旗竿旌旗之垂也所以掩蔽光明之物沫者星之微小也九三雖以陽居陽處得其正有剛陽之質然居離卦之位處文明之衰所應在于上六上六又无光明之德居豐之時不能光明盛大其道是所豐者惟掩蔽光明之物也日中見沫者夫斗者星之大沫者星之微六二雖亦暗昧然猶有中正之德未甚至于全暗故曰日中見斗今九三居文明之極其明已衰而又所應者亦陰昧之人是暗昧之

極猶日中反見其微星也折其右肱者夫手之便者在右而已若右肱折則左雖存亦不足適用也言三居離明之衰又所應皆无光明之道雖以陽居陽亦不能用成其事也无咎者九三本有光明之德可以顯用今處于衰暗之地皆已自為之不可以咎責于人也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者凡欲立天下之治成大事大功必上下有光明之德可也今三已暗昧之甚是不可大有為于事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義曰蔀者蔽障之物言九四有剛陽之德居陰柔之位是當豐盛之時而反居于暗昧之地故亦曰豐其蔀也日中見斗者夫居豐之時當有光明盛大之德如日之中正无不照臨今九四反以剛明之質處暗昧之地是猶日中之見斗星暗昧之至也夷主謂初九也言四雖居陰暗之位然本有剛明之質而又應

在初九初亦有剛明之質德與己同故謂之夷主也是上下之際交相發明申暢其光明之德以被天下而獲其吉也象曰日中見斗幽不明也者言本有剛明之質而自處幽暗之地不能發其光明之道遇其夷主吉行也者雖居陰暗而遇得初九剛明之夷主以相輔佐而發明盛大之道是得吉而行者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義曰章明也六是陰柔之質五是剛陽之位以陰柔

之質而來居陽剛是自能為章美光大之道以發揚明德于天下故有慶善之事嘉美之譽而獲吉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闐其戶闐其無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闐其戶闐其無人自藏也

義曰屋者人之所蔽蓋其身也今豐盛之終是暗昧之極也家者人所深密而自藏也又蔀掩之亦謂暗昧之甚也上六以陰柔之質居一卦之極不得其中而過于豐盛之道其暗至甚猶屋本蓋而復豐盛之

家本深藏而又掩蔽之是暗昧之極者也闕者寂然
而无所覩也言上六陰暗之極猶屋之豐家之蔀雖
闕視其戶寂然无所覩而不見其人雖三歲之間亦
无所覩此凶之道也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者言上
六之爻過于中道而暗昧之極始飛于天際上而无
所歸自藏者言以至闕視其戶寂然而无所覩是自
藏其光明而不能發揚之也

旅



艮下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義曰按序卦云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言凡人居于豐大之時恃其盛大多過于中道而不知守常以盈滿自取傾覆喪亡之事致其身窮困反居于外故旅所以次于豐旅者羈旅之義言人寄身于他國託居于外故謂之旅小亨者按雜卦云親寡旅也言人自居于家居于國則親黨助己者衆故其道得以大行其志得以大通今居旅寄身託跡于他國親

戚輔己者少其道不得以大行其志不得以大通故
曰小亨旅貞吉者夫人居旅之時親己者寡不可恃
其大正之道居于人上但居旅不失為旅正則吉矣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
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義曰柔得中乎外者指六五也順乎剛者指上九也
言六五以柔順之質居于外又有大中之道而居旅
之時託身于外是能執柔順大中之德以順從于上

九之剛是以卑而事尊以下而事上故能安其所而不失正也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者此因二體以言之下體艮艮為止上體離離為明言居旅之時託身于他國親己者寡必須求賢明之人以附麗之既順于剛不紊其道不悖于理又附得賢明之人是以小有亨通而得旅之止吉也至如仲尼大聖也有聖人之德有大中之道不得其時不得其位皇皇歷聘于諸國能盡其順以事其君又盡順以輔其人

有顏讎由蘧伯玉為之主是皆當時之賢者能附麗之至于游夏顏閔七十子之徒三千之衆是時皆託跡于外而隨大聖人為之依歸是大聖大賢之人不得其位不逢其時託寄于他國皆必盡其柔順以奉其在上而又得大賢大聖之人以為其主乃可以獲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者寄旅于他國託跡于外處之最難于道尤重故聖人于此嘆美之惟大聖大賢之人可以為之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畱獄

義曰火性炎上而火在山上燎于物其勢不能久畱
是旅之象君子觀此象當明慎用其刑罰而无畱滯
其獄何則夫刑者斷人肌膚傷人骨髓死者不可復
生斷者不可復續故君子當明顯審慎而用刑罰辨
其情偽正其枉直使无至于失法又不可重傷其民
使繫獄者无至于畱滯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義曰瑣瑣者細碎煩屑之謂也夫羈旅之道雖尚柔順然亦不可過今此初六以柔順之質居一卦之下是自處卑賤之地而為貧賤所動其心故為猥細瑣屑之事苟容于人苟合于世斯此也言既失其居託跡于他國而為瑣屑之行如此則人皆賤之衆皆棄之是自取灾咎之道象曰旅瑣瑣志窮灾者言初六居旅之時而為卑賤動其心其道不通其志窮困是以取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義曰即就也次舍也資貨也言羈旅之道既尚其柔順而六二以陰居陰履得其正而處下卦之中是羈旅之時托身寄跡于他國而能盡柔順之質得中正之道柔而不失其中順而不失其正在上位而不至驕在下位而不至慢為衆所與如此是于羈旅之時能即就其次舍以安身懷蓄資貨以厚備不失其所

之謂也童僕者盡其至順以事其主也是得此至順之正道也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者夫聖賢君子之人必有剛正之德然後可以免其尤患今二所以能免者蓋古之人可以屈身而伸道不可以屈道以伸身今旅之時失其所居是其道不得以通而二能盡柔順中正之道故尤患所以无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義曰居旅之時必尚柔順之道今九三以陽居陽處下卦之上是務剛亢者也夫託身寄跡于外是失其居而志不通矣而三反為剛亢之行則衆所不與故其次舍必見焚毀而不得安居也九三既為剛亢之行為衆所不與而上又无應進退皆失其所以下近于六二欲親比之是始務剛亢而後失其所欲求于上又失其童僕事主柔順之正道是為旅而焚其次舍喪失柔順之道則衆人所共疾之危厲之道也象

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者言居旅之道已失其所而復焚其次舍是亦可傷悼矣其義喪者以旅之道而反與于下自取喪亡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義曰處者止息之地也資貨也斧斷也言四以剛陽之質居于陰位是有柔順之節居剛而不為亢者也處上卦之下盡謙順之道故旅之時可以得其止處

者而不失其所也然猶不及六二有大中之德故安
然就其居之次故此但得止息之地也得其資斧者
四雖未得其位然能盡其柔順之道不為高亢之行
故可以安處而得其資貨又有剛明之德可以自斷
也其心不快者言雖得其止息資貨然所居不得其
中未得其位則進退動止不遂其心志象曰旅于處
未得位也者言四雖得止息之處亦未得其位也心
未快者雖得其資貨而能斷然未得其位未遂其志

故心所以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義曰此一爻以陰柔之質居上卦之中有大中之道
巽順之德而居于羈旅所謂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
者也且雖有柔順中正之德然寄身託跡于外方知
其所親比者寡而未嘗固必其所求不必志其所得
猶人之射雉但以一矢而射之其得失未可知也然
其執節守道不為困窮貧賤之所動而秉其中正柔

順之德雖一時至于亾矢而不得亦終有可嘉美之
譽尊顯之命而隨之故孔子羈旅于周末歷聘于諸
國亦未嘗必有所求故有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
公養之仕行可之仕者言但于時可以庶幾行道則
從之際可之仕者言但以其君交際之得其道則從
之公養之仕者言于其國養待之得其禮則從之是
其歷聘天下而未嘗固必其所求然而所居之國必
與聞其政故子禽問于子貢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

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是言
孔子有此盛德而于羈旅動止得其中不固必其所
求而自以為嘉美之譽尊顯之命也象曰終以譽命
上逮也者上言上九也六五為羈旅之人而能盡柔
順之節以奉于上故為上所信而有尊顯之命及之
也逮即及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

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義曰巢者鳥之所居最在于上也夫羈旅之道貴在謙下柔順而上九以剛陽之質處上卦之極无巽順之道而為高亢之行行于羈旅所親比者寡少而反為高亢居衆人之上則衆人之所以共疾而欲害之既衆人欲害之則必失其所居而不得其安如鳥之巢而見焚也旅人先笑後號咷者言旅之時託跡于外而得處衆人之上高顯之位則自為尊貴之極故其

心自喜而先笑至于為衆人之所疾以及焚巢喪位而不得安居故後號咷也喪牛于易凶者牛者至順之物言上九以剛陽而居卦之極自為高亢之行而喪失其柔順之道于平易之間故有凶也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以旅居人之上于義自當焚也又況恃剛亢之質以處之者哉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者言處高亢之地而身无巽順之道雖有過惡之事而人无敢言之者故曰莫之聞而至于焚巢後號咷之

凶也

巽



巽下
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義曰按序卦云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蓋言凡人之為羈旅託身于外比己者寡若不巽順
則无所入是必有巽順之德然後有所入然謂巽者
以其巽體是風夫風者冥然无狀不知所至之地无
所不入故曰巽小亨者夫立大事立大功欲成天下

之業者必須有剛健之德果斷之心勇于所行然後有所立其志得以大通其道得以大行今此巽卦全用巽順有傷于柔懦其道不得以大行也故但小亨而已利有攸往者夫人剛健果決之性或傷于暴而過于中道則所往之地必无所措置必无所詳審是以必无所利矣今此巽卦能用巽順則是所往當獲所利也利見大人者夫人以柔順之道雖為能順于人而有利攸往然其全用柔順則失于太弱而不能

自斷故必利見大有德之人以斷決之使一歸于中正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義曰重巽以申命者此明巽之義也言上下二體皆為巽體故曰重巽聖人法此重巽之道以申行命令不可止利于一身便于一方必順天下之心合天下之欲若風之所行天下萬物至纖至悉莫不被之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此指九五而言也夫九五以
剛陽之質處巽之體又居上卦之中以陽居陽履得
其中正之位居于至尊而又巽順所行得其中所履
得其正則其志大行其發號施令則天下之人无不
順者也柔皆順乎剛者柔謂初六六四也皆以柔順
之質處巽體之下而皆上順于剛陽之爻是以下而
奉乎上以卑而奉乎尊也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
大人者言上有柔順之德而順于衆復引此彖辭而

結之也言九五以剛而居于巽體之中初六四能
執柔順之道以下而奉于上全任柔順不能大有所
為是以得其小亨而所往之地所入之處皆有所合
然其性巽順而傷于過柔所申之命令所行之事不
能大有所成是必利見大有德之人以果斷而決白
之然後所申之命令所行之事施之于人莫有不順
之者如風之及于物罔有不入者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義曰隨順也夫巽之體上下皆巽如風之入物无所不至无所不順故曰隨風巽君子法此巽風之象以申其命行其事于天下无有不至而无有不順者也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義曰此一爻以陰柔之質居巽之體在一卦之下是至卑者也既處于卑而又上承于衆剛則是柔弱怯懦遲疑猶豫不能自決而或進或退无所定也武人

者剛武之士也言凡人有剛則必濟之以柔有柔則必濟之以剛使剛柔之道皆得其中然後事可以成道可以行今初六以陰柔之質復在一卦之下又居異體是全用柔異者也既全用柔異是以有進退之疑故利在武人之正用其剛健之德果敢之志勇于行事使所行之事所施之道剛柔相濟皆得其中然後可獲其吉也象曰利武人之貞志治也者夫既柔弱怯懦而不能自決則于身亦不能自治既不能自

治安能治于人哉故必用其剛武之德相濟而行則可以治正其志而及于人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義曰牀者卑猥之地蓋此一爻本有剛陽之質而居于巽體又處陰柔之位是其謙巽過甚而所行于卑猥之地不得其中道者也用史巫紛若吉者言此爻巽順過甚以甚巽而施之于身接之于人則事必不

立而施于事神則可以无咎史巫者史即祝史也巫
即巫覡之人皆所以道人之言以告于鬼神而復道
鬼神之意以達于人者也言九二既巽順過極失于
中道惟是用以事鬼神則可也夫事鬼神者必盡其
至誠巽其言辭以使精誠上通則明靈降監福祉來
應紛然衆多以獲其吉而无咎也象曰紛若之吉得
中也者言本以剛健之德而反居陰柔之位是失其
中道然施之以事鬼神則得其中矣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義曰頻者頻蹙憂愁之貌九三以剛陽之質又處剛陽之位復在一卦之上是其全剛亢而不能巽者也居巽之時失其謙巽之道矣然而上為六四之所憑陵下乘九二之剛然九二雖是剛德蓋居于陰位亦得巽順之道今九三則是上承六四下乘九二勢不自得是以捨其剛亢之道不得已而為柔巽屈其心志憂愁然不得已而為之非出于至誠如是亦可鄙

吝者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義曰六四以陰居陰而又居巽之體亦謙巽過甚而
又行不得其中是以有悔也然以陰居陰本得其正
而上承九五之君竭其志誠盡其巽順以奉其上故
得悔亡且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言人之事
君其柔巽過甚而見疑然不可以見疑而變其志當
盡其巽順之節不失其為臣之道以奉于上承流宣

化奉君之威權行君之事所行必有成功是猶田獵之時而獲其禽獸以充三品之用三品即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是也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者言六四雖始有悔然能竭其巽順以承事于君則所行之事必有成功如田獲三品之禽也蓋大臣之事君若不以恭巽至正之道而尚于諂諛佞媚之行則不可免其誅戮之禍況于悔乎于此盡其巽順而不失其正則可以悔亡而有其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
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義曰言九五處人君之位為巽之主當以謙順之德
下接于臣今五以剛陽之質復處剛陽之位失于太
剛无柔順之道所以有悔也然以居中正之位有剛
明之才而不失其治天下之道故獲吉而悔亡既獲
吉而悔亡則所往无不利矣无初有終者言五始以
剛強之道无巽順之德以接于下不能感悅于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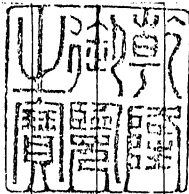
所以无初也然而有剛明中正之德得所以治天下之道故有終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者凡易中言庚甲者皆十日之名取申令之義也甲于五行為木于四時為春仁恩之道也蓋蠱者承衰亂之後聖人當以仁恩之令拯濟之故曰先甲後甲庚者于五行為金于四時為秋金主斷割秋主嚴厲此巽為風之象无所不入主人君之號令言五處人君之位其發號施令在于當其賞罰在乎信使善者知勸惡者知

懼然賞罰號令之出將使天下之人皆服從之固不可驟然而行故先三日以申諭之後三日以丁寧之使民知其號令之必行賞罰之必信有所戒懼則天下大治而吉矣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者五所以獲吉者蓋行得其中履得其正而不失治天下之道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義曰牀下者卑猥之地也言上九本有剛明之質而居重巽之極處无位之地是所行謙巽亦過甚而至子卑猥者也喪其資斧貞凶者資貨也人之才也斧斤也善于斷割言上九所以至于卑猥者蓋處无位之地无剛明之才又不能斷割以自決其事故于貞道凶者也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者處巽之極其道窮困以至卑猥也正乎凶者上九本有剛明之德可以自斷而反處一卦之極无位之地是失斷割之才

于正道而凶也



周易口義卷九